



# 天涯忆往

杨富森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301010

责任编辑：杨培林

封面设计：李吉庆

天涯忆往

杨富森 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百花印刷厂印刷

787·1092 1/32 · 11页 · 228,800

1984年8月第1版

1984年8月第1次印刷

社目：107-232 书号：10309·39 定价：1.55元

## 序

冯 牧

我和杨富森教授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朋友和同学，在从孩提时期到青年时代的一段不短的日子里，我们有过颇为融洽的友谊交往，可以算是总角之交了。那时，我们同在北京（当时的北平）上学，我们的家相距不远，几乎接近于比邻而居，加上当时的志趣比较投合，因此，我同他在这段可以引起美好回忆的时光中所建立的友情，是使人难于忘怀的。在抗战开始、北京沦陷后不久，我们就分袂离别了：我通过解放区辗转去了延安，他则继续留在北京，在燕京大学新闻系读书，然后去了“大后方”。时光荏苒，这一别就是四十年。在这段期间，我们彼此都未通音问，不知道各自的行踪和经历。只是在五十年代我重新回到北京以后，才知道他在四十年代就到美国留学，那时，当然是没有可能打听到他的具体情况的。大约在一九七九年，我在一本海外刊物上看到一篇署名为杨富森的记述回国访问的文章，文中关于北京的描述使我断定作者不可能是另外一个同名的人，只能是我这位少年时代的旧友；由此，我知道了他在美国匹兹堡大学担任东方语言学系主任，讲授中国古典文学。次年，当我正在托一位将去美国访问的朋友带信给他的时候，意外地获悉他当时就在北京，作为客座教授在一所大学里作短期讲学。这样，在睽别了四

十年之后，我们又见面了。在一种“相对如梦寐”的气氛中，他对我讲述了几十年来的经历，流露了对于祖国和故土的依依之情。他告诉我，再过一两年，他就将退休，并且准备在有生之年完成几项夙愿：一个是写作一本关于京剧艺术发展的学术著作，一个是写作自己几十年来浪迹天涯的回忆录，再一个是争取有更多的机会回国讲学，把自己的余热贡献给祖国的教育事业。在短暂的几次晤谈中，我发现他虽然已经年逾花甲，却仍然象青年时代一样健谈，对于祖国的文化传统、特别是对于同北京相连系的一切事物，仍然是充满了深挚的感情和广泛的兴趣。我同他一道看望了他的前辈世交谢冰心同志和胡洁青同志。大家都赞同他的写作计划，并且希望他能早日完成，为祖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事隔两年，我读到了他的两部文稿，一部是记述他在异国生活经历和见闻的《我在美国的三十年》，而一部就是即将在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的《天涯忆往》。这两部回忆录式的文稿，以质朴的语言，回顾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在动荡的年代里所走过的曲折艰辛的生活道路。在读着这些文章的时候，使我有了一种如见其面、如闻其声的感觉。我以为这是对于国内外关心中国知识分子生活命运和思想面貌的读者很有裨益的著作。从这些文字中，使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引人深思的事实：一个正派的、直面人生的中国知识分子，不管在一生中走过了怎样漫长而艰难的道路，以致于使自己和祖国与同胞长期处于分离的状况之中，但只要他保持着一个炎黄子孙的良知和尊严，他总是会在生我养我的祖国大地上找到自己的感情归宿，他总是会使自己

的心灵同十亿人民的历史命运紧密连系在一起，这种故国之思和乡土之情，这种中国人的民族感情之火，是永远也不会熄灭的。

我在少年时代曾经和杨富森兄一同沉迷于京戏。我们有一段时间曾经时常一起看戏，一起学戏。后来我得知，这对于他几乎成为一种毕生癖好；这也可能是他虽然远居国外却仍然念念不忘于中国古典戏曲研究的一个原因。我曾经读到过他编写的篇幅很大的包括了四十几个元曲杂剧剧目的《中国戏剧故事选集》。我认为，他对于中国古典戏曲所作的这种研究和推广工作，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而当我在阅读他案头的这套书的时候，他青少年时代那种令人难忘的对于京戏的如痴如醉的形象就清晰地出现在我眼前。因此，不言而喻，我是多么希望他在退休之后能够把他酝酿已久的关于京剧艺术的著作早日完成，以偿夙愿，以慰故人之念。

当然，在看到 he 关于中国戏曲的著作问世之前，能够看到他回顾自己走过道路的作品在祖国出版，这也是使我感到十分欣慰的事。

一九八四年四月

# 目 录

## 我在祖国三十年

|               |        |
|---------------|--------|
| 我在祖国三十年 ..... | ( 3 )  |
| 附录(一) .....   | ( 77 ) |
| 附录(二) .....   | ( 93 ) |

## 六 五 · 文 稿

|         |        |
|---------|--------|
| 序 ..... | ( 99 ) |
|---------|--------|

### 杂 文

|                       |       |
|-----------------------|-------|
| 我们这一代——半生教学在异乡 .....  | (103) |
| “悲”和“喜”——回顾七十年代 ..... | (120) |
| 十五年票戏回忆 .....         | (126) |
| 论旧京剧中的人物 .....        | (141) |

### 游 记

|                |       |
|----------------|-------|
| 西行记趣 .....     | (153) |
| 多瑙河畔教学述感 ..... | (185) |
| 欧游杂记 .....     | (202) |
| 海上百日教学记 .....  | (204) |
| 祖国行——游西安 ..... | (234) |

## 打油诗

|                        |       |
|------------------------|-------|
| 深喜西震雅雯两儿大学毕业 .....     | (253) |
| 一九七二年携雅雯儿回国探亲 .....    | (255) |
| 西震儿荣获法学博士有感 .....      | (257) |
| 赠妻刘金定女史——缔婚三十年有感 ..... | (261) |
| 初为祖父有感而作 .....         | (262) |
| 为得孙而喜 .....            | (264) |
| 退休感言 .....             | (266) |

## 赠友人诗、词、联

|                       |       |
|-----------------------|-------|
| 恭贺王伯母八秩大寿 .....       | (273) |
| 贺李方桂师殊荣 .....         | (277) |
| 恭贺施友忠先生七秩大寿 .....     | (279) |
| 恭贺卢李冬真夫人八秩寿诞 .....    | (280) |
| 赠厉斯昭大使及夫人谢玮鹏联 .....   | (283) |
| 赠前辈童公冠及夫人何肇华女史联 ..... | (287) |
| 赠陈永龄同志 .....          | (289) |
| 赠林永侯学长联 .....         | (290) |
| 赠同班好友张泽南伉俪联 .....     | (291) |
| 和汪玉岑学长诗 .....         | (294) |
| 和徐公渠成诗 .....          | (295) |
| 赠殷绥均弟杨景娴姝联 .....      | (296) |
| 赠王岩张丽庆夫妇联 .....       | (299) |
| 贺叶家庆刘欣欣伉俪乔迁 .....     | (301) |
| 贺吴克刚李家苓伉俪联 .....      | (303) |
| 赠黄宗江学长联 .....         | (304) |
| 赠西雅图至友潘锡隆兄联 .....     | (306) |

|                  |       |
|------------------|-------|
| 挽老友许芥昱兄联 .....   | (308) |
| 送别张嘉兄嫂迁居印州 ..... | (312) |
| 悼郑南图仁棣 .....     | (315) |
| 赠李金声学长联 .....    | (322) |
| 自讽两联 .....       | (327) |
| 对联集锦 .....       | (328) |

#### 游戏文章

|                         |       |
|-------------------------|-------|
| 赵元任教授的“施氏食狮史”(转载) ..... | (331) |
| 东施效颦拙撰文字游戏 .....        | (332) |

#### 美国民歌翻译

|                                       |       |
|---------------------------------------|-------|
| 美国民歌翻译(一) .....                       | (335) |
| 美国民歌翻译(二)——附对美国民歌<br>“美国颂”翻译的争论 ..... | (337) |
| 跋 .....                               | (348) |

# 我在祖国三十年



## 我在祖国三十年

咱们中国人说人的岁数，常常用“甲子”计算。今年（一九七八年）正逢我的甲子之年，即六十大寿，回首前尘，感慨万千，信笔写下“六十述感”，以达到“知我者谅我”的初衷。

如果将六十年的生涯分成几个阶段的话，那么每隔十年算一段，可以分成六段：从一九一八年起到一九二七年算第一段，到一九三七年算第二段，到一九四七年算第三段，到一九五七年算第四段，到一九六七年算第五段，到一九七七年算第六段。回想起来，每一段中都发生了不寻常的事件。“述感”的中心宗旨，便在这“不寻常”上面。我并非大言不惭地说自己是一个不寻常的人，决不！然而我一生的遭遇，确实有很多很多不寻常的地方。如果读者有耐心的话，请听在下慢慢地道来。

一、开宗明义第一章——我的出生和初期（第一段）的生活与家庭背景：

民国七年阴历三月十三日，即一九一八年四月二十三日，我在河北省蠡县南齐村出生。和英国大戏剧家莎士比亚同一天生日，行政区域上，我们村子属蠡县；地理上，它靠近北边的高阳县城。从方言上来说，我们家乡话和高阳话相同，而蠡县话却和保定话相近。

蠡县，正和附近的邻县如博野、任邱、高阳等一样，是

河北省中部的一个中等县城，居民大半务农，只有少数经商，做官（尤其是大官）的人，可以说绝无仅有。据我所知，我们蠡县没有出过什么“名人”或“要人”。唯一值得提一提的是一位叫李塉（号恕谷）的，他和博野县的颜元（号习斋）在清朝初年成立了颜李学派。他们是道地的孔孟信徒，特别主张“四存”之说（即存人、存学、存心、存性），李塉的后人在他的故里李家庄办了一所“四存”小学，在北京办了一所“四存”中学。为的是纪念这两位先师，并推广他们所主张的“四存”之说。后来我七岁启蒙，十岁便进了这所小学读书，这是后话。

据说我呱呱堕地是在半夜，全家人又高兴又紧张，奶奶问爷爷是什么时辰，谁知那天夜里正是阴天，天上一颗星星都没有，无法判定。爷爷说，大概是半夜以后。于是根据他的估计，第二天跑去请教我们村东头唯一识字的人张肇一先生，请他给起个名字。张先生算了一算，查查皇历，算出来了，我生的时候，五行缺木，要能长大成人，必须五行俱备，缺一不可。生日时辰不能帮忙，只好在名字上下功夫，于是他给我起了一个名字，叫“富森”。“森”字已经是三木合成的，还嫌不足，再加上“富”字，于是“木”更多了。这样我命中五行俱全，绝对可以长大成人，不会夭折的。

我们家是一个贫穷农家，爷爷苦干一辈子，才挣下小小的一份家业，有五间砖房，一个南院和三十亩田。爷爷结过两次婚，第一个奶奶生了三个孩子，两男一女，我的父亲就是第一个奶奶生的。父亲十岁左右，奶奶死了，爷爷又续弦，第二个奶奶生了两女一男。这样，我父亲一辈兄弟姐妹共六人。他有一个大哥大姐，一个弟弟和两个妹

妹，他是继母带大的。

我的爷爷叫杨寿长(号法彭)。他一辈子都不会写自己的名字，因为他从没有读过书。我的伯父叫杨金城，也不识字，从小起，就帮着爷爷在地里干活。父亲聪慧、天真。爷爷决定让他上学读书，为的是将来可以改换门庭，光宗耀祖。这样，父亲便成了我们家第一个读书人。他在村中读完私塾，到县城里读小学，然后想尽办法跑到北京进了“北京师范学校”。毕业之后，正赶上当时“赴日留学”的高潮，各省都设公费，保送学生到日本留学，父亲恰是河北省公费留日的一个。若不然，我家那么贫寒，哪会有钱供他到东洋去念书呢？

我生下来的时候，父亲并不在家里。回忆一下，我仿佛不知道父亲是谁？长得什么样？记得七、八岁那年，我正在村中学校念书。一位高个子三十来岁的人来校，穿着一身东洋装(日本式学生服)。当时，我们一群孩子正在玩皮球，恰巧抛出去的球让他接着，他往上一扔，扔得比两层房子都高，我们惊叹不已。这时老师走过来，拉着我的手说：“富森，你还不过来，见见你的父亲？”我这才腼腆地走到父亲面前，鞠了一躬。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我的生父。原来他一直在东洋读书，那一年才有机会回家探亲——主要是看看他的儿子。谁知道，从那时起，我们父子之间的关系，便建立在时离时聚陌生人似的关系上。

南齐村可以说是一个北方典型村庄。居民约有四百户，除了北头的“财主”之外，大多数是贫农。村中有三个大姓，西头是马家，南头是陈家，北头和东头都姓杨，然而同姓不同宗。因此，他们有两个“家底”，两个祖坟。北头的杨

家包括本村的财主。西头的马家代表知识阶级，最高的知识分子是我们的私塾先生——马老师。他教过我的父亲，也是我的启蒙老师。从他那里我开始读书识字，什么“人之初，性本善”，“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以及“孟子见梁惠王”等，我当年背得滚瓜烂熟，但是含义是什么，却一些儿也不知。我受马老师的儒家思想影响非常深。据他后来告诉别人，我在校时往往用文言和他一问一答。他最得意的例证是，有一次我们全班念书太累了，于是我在班上大胆地向老师提出建议，说道：“吾辈可游戏乎？”马老师一听非常高兴，立刻让我们去院子里玩。

南头有一家姓陈，经商赚了钱，于是回家来大兴土木，不但把自己的住房修饰得雕梁画栋，十分考究，就连“陈家祠堂”也翻修一新。只有东头的杨家（即我们这一族），没有什么大出息。南院的杨祖荫家，原来光景不错，有房子有地。可是不幸祖荫兄死在外边，家境越来越萧条。他留下一个遗腹子，叫杨国杰，和我的年纪相仿，是我的族侄，也是我的好友。后来当了兵，做了军官。抗战时期，我还在重庆见过他一面。此外，东头都是些贫苦农民，连我们家也在内。后来，因为我父亲在东洋留学，不时给家里寄一些钱来，爷爷用它买地。等到我懂事的时候，我们家的地产居然由十几亩增加到三四十亩了。

正因为家境清寒，爷爷和伯父除了种田，往往还利用农闲，经营木材买卖。他们从别的地方运些木材来，卖给同村中需要木材的人，从中得些小利，但是工作非常艰苦。他们俩人，往往一清早就起来，然后赶着借来的车，到别的村子去购买木材，当天又赶回来。我对贩运的木材颇感

兴趣，因为我可以从中选得两个敲大鼓的鼓槌。我们村中过年时，四头都有锣鼓队，每头的家庙都有锣鼓响器设备，鼓是大型的鼓。我那时才七八岁，站起来还够不到鼓面，非得站在鼓架上才能敲鼓。我从小喜欢敲鼓，这也许对我后来酷爱京戏有直接的关系。

我们村常常受到天灾人祸的危害，因而便往往使得全村居民生活在饥荒的边缘。天灾，是水灾、旱灾和虫灾。人祸，是内战、军阀与军阀之间的战争，如直皖战争、直奉战争。

我们的南齐村靠近猪龙河。这条河对乡民有百害而无一利，因为它几乎每两年闹一次水患。真是“三年一小涝，五年一大涝。”我们乡中管“涝”叫“发大水”。每次发大水的时候，全村人被大水围住，家家的田地被淹，庄稼被冲毁。虽然水灾之后，河淤对田地有些补益，但是水灾的次年，不是干旱，就是蝗虫成患。再不然，大兵过境，索人索粮，村中居民往往受到极大的伤害。

对于兵乱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逃跑。一天晚上，爷爷忽然惊慌地对家人说：“大兵就要来了，你们快跑吧，我留在这儿守家。”于是全家大小，收拾几件随身穿的衣裳，趁着黑夜，逃到外村去避“兵难”。幸喜的是，乡民间彼此爱护，外村的乡民们，有的让出闲房，没有闲房的，把马棚或牛棚打扫出来，让我们这些“难民”住。我们全家六口，伯父带着我母亲、小叔、二姑、三姑、堂姐和我，便住在一家马棚里。我虽然小小年纪，但这“逃难”的印象却永远记在心中了。从那时起，我对“兵”、“内战”、“战争”这一类词，有无限的反感。然而，仿佛命中注定，在我一

生的遭遇中，受到“兵”和“战”的影响最多，折磨也最大！

\*

\*

\*

现在让我说说我的成长过程吧。首先谈谈我的教育过程。

上面提到，我的父亲杨云竹，是我们家有史以来第一个读书人。到了我，因为是长孙，而且家境稍好，爷爷再不愿意让他的长孙学他做个庄稼人。于是，等到我七岁时，就送我进了村中学堂读书。我的启蒙教师，就是上面提到的马秀才。他教过我父亲，我是他第二代徒弟了。

在村学读了两年之后，便和同村的几个同伴，负笈到离家十五里的李家庄“四存小学”念书。那所学校，虽是李塋后人所办，但学制与课程，比村塾开明多了。我们念“四书五经”一类的古书，但也有现代化的课程，如算术、常识、体育，甚至连英文也列入课程之内。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接触新文化。不过究竟是李氏后裔所办的学校，儒家气息非常浓厚。学校开学的时候，我们不但要拜“至圣先师”，也要向颜李两位“圣人”磕头行礼。学校的墙上到处粉刷着儒家的信条，什么“弟子入则恭，出则敬”，“泛爱众，而亲仁”等，不一而足。我至今还记得：“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动”等等训条。可是，我也学会了“一加一等于二”的新算术，并且会写英文字母“A、B、C”了。

因为“四存小学”离南齐村十五里，所以我们外村人非住校不可。那时，我才十来岁，怎能不想家？况且，九岁那年，我妹妹杨瑞霞出生了。她白胖胖的讨人喜欢。妹妹